

巢居

住進這斗室已滿三年了，我沒有搬離的欲望。

它，是我赴中部讀大學以來第一個租賃的房間，收費不貴，不過空間極有限。我行李多，酷嗜買書藏書，收納能力卻很差，以至雜物書報每每在房中堆成一片或高或伏、時掀濤騰的骨牌之海，即使為此買了三個足以塞入七歲孩童的半透明塑膠置物箱，加上一套母親特地從老家帶過來、親手替我組裝好的實心木製三層書架，我家在偶爾大掃除之後的那陣子外，還是總保持著物與物互相推擠的狀態。最近一次發狠將家中所有物件倒出並重新歸納，已經是半年前的事情了。近來，加倍購入的各類書籍與期刊論文，不知不覺間像難以刷除的藤壺般爬滿床沿，時間一久，更成為無法連根拔起的鐘乳石筍，所幸尚有床腳一隅能自由出入，不至於陷入王衍之於阿堵物的困境。我，又似百年來始終垂頭斂目的雕像，俯瞰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時的德勒斯登，任憑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始終沒有善後復興的動力。

我稱呼這房間為「家」，原先的家則改口稱為「老家」。

我家很小很小。我不知道如何計算坪數，但能這樣說：自從買了個茶几來放包包、書本與雜物後又更小了，幾乎擋住了通往暗紅色鋼門的房內隘口，只剩下一條羊腸般的通道供我穿越。我從不邀請任何親友來我家，甚至不讓他們稍作停留，理由是太過狹窄，無法讓兩個成人同時在房裡站立；從搬入此地開始，來過我家的友人只有兩位，她們都用身體印證了這說詞的真實性，其中一位還對我的身手感到佩服：「我隨便走走就碰倒一大堆東西，妳為什麼能暢行無阻？妳的真面目是魚或蛇嗎？」我想，這單純只是已經習慣了的緣故。

我想起青春期之前的家居生活。上中學之前，我們全家遷徙的累積次數數不清，換過的住所更是難以計數；我們跟著父親不斷行走，彷彿寄居蟹背上碩大但不可離棄的殼，住過的房間也如螺貝一樣狹窄，有時甚至沒有大門門鎖。在購屋並拆分房間之前的時光裡，父母每晚都將兩個小孩夾在中間，或一人領走一個小孩，分床各自度夜，又或是如多數情況下與母親同睡，即使如此，即便許多相關的記憶已模糊不清，印象中那光線依舊充足，觸摸起來仍然平滑、溫暖。

但，世上沒有一件事是永遠不變的。

※

有些人建議我搬家，包括母親，但我沒照做，因為空間問題是拒絕他人投宿作客的絕佳理由。我甚至很少讓他人知曉我的住所位置。有個認識甚久的男孩，聽了我房間的狀況之後對我說：「像妳這樣，交男朋友的話會很不方便喔。」我笑笑，立即回答：「再說吧。」

真話是這樣的：我對他人進入我的私生活空間這事極為排斥，沒有人倖免；母親在我剛搬入時送來了一個瑜珈墊，理由是：「這樣一來，我就可以偶爾去妳家拜訪過夜了。」我收下墊子暫時答應，後來還是一再拒絕了這要求，理由是：我發現所剩的空間連這墊子也不足以鋪開。母親不死心：「那我睡床上，妳睡地板，一個晚上不會死人的。」我耐著性子，但口氣確實不好，這點我頗有自覺：「妳知道嗎？那空間小到我如果要躺地板，手腳就得縮成胎兒形狀一整夜，早上起來一定會抽筋。」我順利將問題否決、壓制回原點，只不過在書桌前打電腦時一轉頭，就會看見那卷從未拆封的瑜珈墊矗立角落，活像一口朝天的 M1 式加農砲管，那是被我輕忽的種種承諾。

這次我答應母親，不久後我會回老家住幾天，到時再一起出去玩，而且這張支票一定兌現。每逢過節與假期時光，我皆會擇幾日回老家暫住，這之於母親是必要的，對我來說也是。

※

鳥以樹枝或吸管築巢，我以資訊和木片疊成堡壘；雖然擁擠，但內中沒有的獨獨是不滿。我喜愛狹小陰涼、位於高樓或隱蔽之處的窄房；住進我家的頭兩年，我倚賴空調與燈管渡日，只因我一年四季都將窗簾拉上，更是鮮少開窗，與母親正好相反。

老家的主臥室是通鋪，那是全家最寬敞舒適的一間房，有平整的木製架高地板與佔了一整面牆的大窗，在改建之初就照母親的意思去設計與分配採光，是母親最鍾愛的房間；她說，這個房間讓她覺得暢行無阻，睡覺時可以自由地滿室滾來滾去，只消伸出手來，就能順利拿到想要的任何東西，而且天一亮就可以看見明晃晃的陽光。母親曾說，她剛與父親結婚時，兩人一起住在深山的公家和式宿舍裡，那糊滿慘白紙門的陰暗空間太過駭人，所以今日她既然擁有了自己的房間，那她說要有光，就一定要有光。

在主臥室，我和母親兩人同睡了好多年，睡前偶爾聊聊天，不知不覺間就一起沉沉睡去，但，世上沒有一件事是永遠不變的。自青春期開始，和她同眠這件事的痛苦漸漸如漲潮般湧起。一次睡前的爭執，母親在盛怒中提起我「妨母」的

命格，以及本應被墮被棄，是她出手挽留我才得以在此的往事，並不知罷休地說起了親人之間緣起緣滅、無須強留的一大套論述，宛如琢磨多時，終能一氣送出的演講稿。

中學那幾年，是我截至目前的人生中最不願回想的時光：因數理科目太差，名次始終要低不高，也不知道如何與同儕相處，並因無來由的嗜睡，成為校內著名的笑柄。在那些時日裡，母親常說起她多喜歡她朋友的女兒，對我描述她的貼心、開朗與嘴甜，在校又是多麼活躍、用功、多才多藝，與青春後變得彆扭、不苟言笑的我完全不同，要我多學著點，因為這些優點我都沒有，且令人看了就氣悶、不悅；一開始我強忍著，但隨著時間與累積終究還是爆發。我反唇相譏：「那麼喜歡她的話就去當她媽啊！」母親一派輕鬆地格擋並反彈回來：「可以的話我也想啊，只是就算我拿妳去跟她媽媽換，人家還不要妳。」那天睡前，又說起了她多像太陽底下的一朵向日葵，如此挺傲美麗、自然可喜。

我知道母親在期待哪一種後續效應，但她的做法徒然使我生起對那女孩的憎恨，並進而懷疑起至親所謂的「為妳好」這話背後，有多少是以矯正為名行使的洩憤與嗜虐心之滿足。常常是這樣的：一開始，很多指責背後都有著正當的理由，或者良善的心態，但當它變成一種慣性行為後，有時就會慢慢質變，成為被指責者的存在價值。

又或者，其實她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看我的？她在外月經過多宛如血崩，造成一個事故現場般的景象，進家門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是妳詛咒我的對不對？妳其實很希望我死掉吧？妳就是這種人，心態陰暗又惡毒。」無論我怎樣試圖解釋，她一個字都聽不進去。

※

還記得某個年節假期，母親強拉著我參加一場燈籠彩繪活動。母親手藝極巧，美術造詣頗高，拿起筆來迅速畫出數朵清爽亮麗的向日葵，並告訴我：想畫什麼就畫什麼，若沒主意的話，照她的圖描上就好。我完全不諳繪畫，也對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天分可言一事有所自覺，參考母親與旁人的作品塗描幾筆，只覺粗不可耐，直想把手上的東西完全作廢，索性放膽大筆塗來，從心所欲而離開規矩：抓起粗水彩筆，我在白宣紙上漆下數個色條，顏色非深紫、磚紅即寶藍等，並在隨意潑點顏料後，畫上一個打橫的墨綠色人影，至少，還可以向他人解釋這是個後現代塗鴉，向波洛克作不像樣的致敬之物，反正現場大概也沒人知道他是誰。

有幾人問起這些圖像的涵義，我一律打諢式地回覆：「你就當成看不懂的信手亂畫，覺得是什麼大概就是了？」母親坐在一旁，臉色是鐵青的。到家後甫進

客廳，母親便斥罵我方才所繪的景象是「骯髒河川中的一具浮屍」，並將我手中的燈籠搶過來，撕成一條條碎片，半分鐘後即將其化成一個癱扁的鐵絲籠與成堆髒汙紙屑。母親將它丟在我面前，要我等垃圾車來了之後自己提出去扔掉，不准留在家中，以免觸霉頭。

我蹲在地上，看了看被壓爛的鐵籠子，再撫摸因揉成一團而顏料交雜、混為黑色的宣紙，覺得這像是一個被踩扁並嘔吐了的蛋。我沒告訴母親，那些圖案，其實是我自青春期開始後一直盤桓在腦子裡的景象，而我之所以自滿，是因為今日終於把它描繪成形了。母親說的可能沒錯，那或許是個死胎也說不定。

我對自己還有辦法蹲在那裡一事感到嫌惡起來。

※

十六歲那年，我作了一個夢：家中客廳擺了張從未見過的黑白相片，已微微泛黃；拿起一看，畫面中央是一位梳著兩條辮子的女學生，穿著像是二十世紀四、五〇年代左右的中學制服，白上衣配及膝黑百褶裙，站在火車甫離站那瞬間的月台，照片左側仍能看見火車末節的一截影子。

這照片令我相當不適。女學生的雙眼直直瞪視正前方，像是盯著我，又像是用懷有無限恨意與惡意的眼神看出相片外的世界；身體是半透明的，只有臉部特別清晰——那是張靈異相片。我忍住不安，細細端詳她的臉：五官清晰且端正，但除此之外的部位，額頭、臉頰、下巴，全給劈爛了，感覺上是柴刀等大型冷凶器造成的，然而為什麼可以砍成那樣卻依然保留了雙眼與唇，令人疑惑，並形成了雖體無完膚，表情卻因此更加分明的臉龐。

此時，我身旁的空氣變異成詭譎但無法形容顏色的塊狀物，發出古怪而低沉的滋滋聲，彷彿有布滿黏液的無數物體正滑動著的聲音，每一條都在等待我回頭的剎那。在這樣的異象中，我完全失去冷靜，尖聲叫喚著家人，卻沒有一人聽見：我已被隔離在他們的空間之外。在這裡，所有的無形之物都成為了具體，背後正忍住低笑的怪異生體，與我一同被來自口腔那嘶啞、層層疊高、自動竄出的尖叫聲包覆起來，幾秒內便將我們披蓋團圍，成為一囊黝極深黑的軟膜巢窩。

我彷彿溺者般撲然而醒。看看四周，主臥室的牆仍是潔白的，映出不知反射何物而形成的粼粼白光，有水一樣的波紋；摸了摸自己的頭髮與睡袍，它們正滴著豐沛的冷汗，像剛被打撈出泳池一樣。一旁的母親依然熟睡，無知無覺。剛剛的一切，都在靜默中發生與完成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沒有驚擾到任何人，一如尋常的夜晚。

※

我向母親提出要求：「我要有自己的房間。」

母親對此很不高興，反覆推拒著：「主臥室這麼大，有什麼不好？兩個人睡妳也嫌太擠？」、「不行，這樣我就不知道妳在做什麼，妳會偷看課外書、不睡覺。」當時，我記得好像是以哥哥已赴外地上大學又甚少回來，房間空著也是空著，或是他有的東西我也要、他功課較好所以那房間一定較吉利等迷信理由為盾，執意要他獨立在頂樓的臥房兼書房。母親常說，哥哥擁有的事物，我很少有眼紅執取或立意仿習者，自小如此，所以大概正因為使用了這方面的說詞，讓她覺得減少兄妹之間的矛盾總比增加好，她順我的意了。

此後，我算是有了自己的房間，只不過每逢哥哥回家或有客人借宿時，我就必須在書房、父親的小房間或母親的主臥室之間輾轉流浪。我較偏好父親位於後陽台邊的小房，雖然夏季頗悶熱且沒冷氣，也只有他值夜班或外出時我才能暫住，但總比不能上鎖的書房好得多——為了可以隨時督察我的讀書情況，母親早把它的門板拆下來了；回到主臥室去，又是另一個難題。

也許母親並不喜歡一個人睡。在她要求之下，我曾回主臥室與她同眠過幾晚，但沒人睡得好，隔天起床時，總發現兩人都掛了黑眼圈：母親非常淺眠，而我算是失眠者，分房睡了一段時日後，彼此睡性的差距又更大了。母親嫌我翻身的聲音很吵，若將她驚醒，我隔天必然捱罵，但過了一陣子又將我們睡性已然不合的事實全忘光，所以日後即使母親再提議同房，甚至撒嬌說「我想黏著妳」時，我一概以睡眠品質為由堅拒到底；有時我感覺得出來，她身上溢出了沮喪與失望的氣息，那是發現自己被希望能受擁抱的人排斥了，不知如何是好的特有味道，我很熟悉，因此敏感，但我從來都假裝沒發現，或者保持沉默，並轉移話題。

我問過母親，何不和父親一起睡呢？讓他帶被子到主臥室來就好了。她的回答是：「和他在一起根本睡不著，算了吧。」並撇過頭去。

※

和母親分房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在將眠未眠、意識模糊間，感覺到有人進了我的新房；我閉上眼睛裝睡，從微開的眼縫中窺視一個細瘦略小的身形，知道那人是母親。她坐在床前看了我約一分鐘，撫了撫我的髮，為我蓋好被子，動作很輕，安靜而溫柔；那一剎那，我覺得自己像個被呵護、被全心關愛著的嬰兒。母親很快地離開了我的房間，她出去後不久，我坐起身來，心情莫名激動，名目卻不可

知。

自那晚起，我選擇開始培養睡前鎖門的習慣，終於成爲今日的固習。

母親剛與父親結婚時，極端痛恨夜晚的到來。她的家除了自己之外，誰也不在，這之於她是個陌生之地，沒有親友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夜夜等待晚歸父親的醉意；山林中的公家宿舍夜間照明極差，無論何物投射在紙門上，皆如鬼幢幢，時時驚嚇到單獨在家的母親，而大門之外，盡是世界盡頭般的黑暗與荒涼。時日一久，她甚至有了人生即將終結在此的錯覺，又或者猜測自己已然爲鬼爲魂，只因無人發現她的殞命，才流連在陽間；結束母親的孤獨與狂想，讓她重新感覺仍活在世上，乃至於日後堅強起來轄理整個家的，是她的孩子。

二十年前，她掙脫了被紙門包圍的小房間，今日也要來撕開我的，但這不是我所需要的，並不是。今後，母親又是一個人睡了，然而對此，我無能爲力。

※

世上沒有一件事是永遠不變的，沒有人有權拒絕瞭解這件事，即使關乎天倫。這與體諒及其他種種無關，更與愛無涉——它依然完好地存在著，只不過總在漫長的時間推移或不知不覺的變化中，再也無法返回原來的樣貌。也許，這當中確實存在著是非問題，但在這關係中，它們的質與量都太渺小，且在我們此時仍無法妥協的某些場域中，平白勾出線藻般的疼痛；此時此刻，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試圖瞭解對方，理解已成事實的距離，並探曉當下時空中，我們在不傷害自己的前提下，可爲對方做的所有一切。

不知道有沒有這一天但也許有這可能，我將心甘情願地清空自己的家，讓它看來爽潔暢通，足以待客入住，我也清楚知道，即使我再眷戀這個家，過不了多久還是必須離開，雖然不是現在，但終將發生，無可避免。

今日的老家書房，已經是我回去時固定的睡處了，門板在許久以前就裝設回去，並安放了一條甚爲寬大的高級木床。我仍記得數年前返回老家時見著那床的驚愕，以及對母親的提問：「那床真的要給我嗎？不好吧？」母親邊鋪床邊說：「妳要講『讓我睡太可惜了』這樣的話嗎？」我訥訥地點點頭，母親笑了。上次回老家，我在那大床底下滾來滾去後睡著，這景況不小心給母親發現到；她一面罵醒我，一面丟來一張毯子，叫我不准著涼，便走出我的睡房。

那是我記憶中的第一次，她離開時，主動將我的喇叭鎖按上。